

95岁作曲家朱践耳上午辞世,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

十部交响乐 一颗赤子心



上交驻团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因病于今晨九时辞世,享年95岁。据朱老遗愿,不开追悼会,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。这位从60岁才开始创作交响乐的作曲家,在短短22年间雕琢出了十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作品,这个数字,可称得上是一个奇迹。

朱践耳是一个老革命。他是一个“60岁才开始学吹打”的交响乐作曲家。在70多岁时,他还拎着录音机,奔向云贵,“我要在原始森林里录下祖国大地的声音”,为中国民族交响乐积累创作素材。

60岁“学吹打”

朱践耳出身于一个富庶的大家族,以后参加了新四军,在部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,他十分热爱祖国热爱党。虽然他曾经赴海外留过学,学习过西方作曲,但是他始终认为,一定要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、民间特色的交响乐、交响曲。他曾特别认真地与时任本报资深记者杨建国探讨过“交响乐”不是“交响曲”的问题——“交响

乐是个泛指的概念,而交响曲则有专门的结构。”

为了投身交响乐的创作,他60岁“学吹打”,正儿八经地坐进了上音的教室,像一个大大学生一样,认真学习每一节相关课程,“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交响乐的格式,应该创造中国自己的交响乐。”

70岁去采风

朱践耳十分注重将中国民族、民间音乐融入现代交响乐的创作。他的《江雪》就是实践这一理念的代表作。70多岁时,他还奔赴云南、贵州一带,在玉龙雪山附近,在纳西族村落里,寻访失落的民族的声音。他拎着录音机,深入原始森林,去听鸟儿啾啾、溪水潺潺、风声猎猎,再用音符拟声,谱写成交响乐和交响曲。音乐界人士表示,这种手法的使用,不仅仅是现代技法在音乐创作中的创新使用,还把祖国大地的声音融入了交响曲谱。

朱践耳认为,中国民族交响乐相对而言是薄弱的,但是作为共产党员、作

为新四军老战士,“有责任把中国民族交响乐推向新的高度。”在市委宣传部帮助下,他也成为了首个出齐唱片和乐谱的中国作曲家。

大会上立“遗嘱”

朱践耳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。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,生活节俭而普通;另一个儿子曾是公交车售票员,后来因为眼睛不太好而病休在家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他曾经在某年的上音教师节大会上宣布,把自己在瑞金二路的一套住宅捐给上音。当时的上音院长、如今已故的作曲家杨立青,以及另一位作曲家何训田,听到朱老表达愿望的口气近乎宣布“遗嘱”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这一善举没有落实,他搬往了复兴中路1350弄,因为这个地方“距离上音和上交都很近。”

朱践耳是军人、是老革命、是终身学习的音乐家,也是上交乃至上海交响乐的领路人。

首席记者 朱光 本报记者 朱渊

朱践耳生平

■ 朱践耳,原名朱荣实,安徽泾县人。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,自幼随家迁居上海。读中学时对音乐发生兴趣,自学钢琴等乐器。上世纪30年代后期,他曾随钱仁康学习和声,又入石人望办的训练班学习键钮式手风琴。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,先后在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和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音乐创作。1947年莱芜战役后谱成歌曲《打得好》,在解放区军民中广泛传唱。1949至1953年期间,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作曲,曾为《大地重光》《海上风暴》等影片配乐。

■ 1955年朱践耳赴苏联,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巴拉萨年教授学作曲。留学期间所作钢琴序曲第1号《告诉你》、第2号《流水》,精练细致;钢琴独奏曲《叙事诗》(为独幕芭蕾《思凡》而写)和《主题与变奏曲》逻辑严密,和声手法亦较丰富,前者运用了交响性手法和奏鸣曲式,冲突尖锐,情思奔放,刻画了小尼姑从宗教重压下挣脱出来走向生活的历程。1960年写成的交响曲-大合唱《英雄的诗篇》(歌词选用毛泽东的诗词),具有磅礴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,在构思和手法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功力,深得音乐界好评。

■ 1960年学成归国后,朱践耳于翌年起在上海实验歌剧院任专职作曲。此后数年,创作多为小型声乐体裁,其中《接过雷锋的枪》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等,成为当时流传较广的歌曲。1975年起,任职于上海交响乐团。作于1978年的弦乐合奏曲《怀念》,是他在交响音乐创作方面触及悲剧性题材的第一次尝试。

■ 1982年5月,朱践耳创作的交响组曲《黔岭素描》在第10届上海之春上首次奏响,这一独特创作被赞誉是用音乐的刻刀所刻画成的一组“单色木刻”,全曲对民间音乐素材的加工和对多调性、侗族特殊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等,既标新立异,又力求返璞归真。

■ 在朱践耳的音乐生涯中,先后担任过上影、北影、新影、上海歌剧院、上海交响乐团等处专职作曲。1985年,还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。

听他们说朱践耳

陈燮阳 朱践耳曾这样感慨:“没有陈燮阳,我的音乐是死的,是他将五线谱化作交响之声。”事实上,无论是1986年开始排演录制朱践耳的《第一交响曲》,到录制全套《朱践耳交响曲集》《朱践耳管弦乐曲集》,以及再度指挥上演朱践耳63年前在前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《英雄的诗篇》。陈燮阳确实是朱践耳的“金牌搭档”,陈燮阳毫不讳言,他最熟悉和敬佩的作曲家还是朱践耳。他曾对媒体表示:“无论从技术、艺术、内容,在中国的交响乐作曲家的第一块牌子就是朱践耳,因为他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探索。”

赵光 赵光本科时跟随朱践耳学习四年,是他最可亲可爱的老师:“朱践耳先生特别平易近人,从不会高高在上地指导,而是俯下身来倾听你的音乐。记得在教授我们的时候,他同时也在写自己的作品。有次他问我意见,我就说了,没想到他很

认真地拿着这个建议去征询许多人的意见,让我感觉备受重视。”

郭文景 中国电影作曲家郭文景和谭盾、瞿小松、叶小纲被并称为中央音乐学院的“四大才子”,他曾为张艺谋的《千里走单骑》、姜文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、李少红的《红粉》等4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写过音乐。他始终铭记少不更事时,如何“初生牛犊”就闯到朱践耳家里。“1974年的时候,我随重庆市歌舞团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报演出。演出完毕之后,其他人都回重庆了,只有我一个人跑到上海,去敲朱践耳先生的家门。他与我素不相识,我却在他家连吃带住了好几天,他还想尽办法帮我买从上海回重庆的船票。”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朱践耳,给后生郭文景留下了深刻影响:“我仅有一腔青年追求艺术的热忱,而朱践耳先生珍视青年,珍视青年对音乐的这份热忱。” (朱渊)

■ 朱践耳和听众在一起

郭新洋 摄

■ 朱践耳于2007年7月27日为夜光杯写的文章

捐琴寄深情

就在不久前,听闻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筹备在即,朱践耳慷慨捐出家中唯一一架陪伴自己60年光阴的珍贵老钢琴,希望能将中国交响乐之薪火世代相传。

朱践耳家的这架斯特劳斯钢琴购于1958年,当时他还在苏联学习,是夫人舒群省吃俭用攒下了买琴钱。舒群当时还在武康路上的声乐研究所工作,琴是她向同事潘乃宪买的,虽然是友情价400元,可舒群还是勒紧裤腰带熬了整整四个月,才分期付款买下了这架钢琴。此后,整整60年时间,这架老琴成了朱践耳家的宝贝,舒群说:“朱践耳所有的创作,几乎都是在这架破琴上完成的。而家中女儿学琴,慢慢走上音乐道路,也是自这台钢琴起步的。”

钢琴搬走前,舒群斜倚着老琴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。老人依依不舍地抚摸着表漆略为剥落的琴盖,指尖抚过泛黄的琴键,触到的是60年的岁月变迁,是家中两代音乐人心中不灭的音乐梦想。 朱渊